

# 再談漢語「是」字句及幾類相關結構的語義

劉瑩 [Ying Liu]、程工 [Gong Cheng]

復旦大學 / Fudan University | 浙江大學 / Zhejiang University

本文通過兩項實證性的研究，再談漢語分裂式「是」句及幾類相關結構的語義。研究發現(i)不同於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等分析，句首、句中「是」字句以及「是」字句和「是.....的」結構在焦點標記方式和窮盡性的表達等分裂句相關語義屬性上具有一致性，因此應該進行統一化的處理。(ii)分裂式「是」字句的核心語義表達唯一性識別，其預設焦點候選項集中有且只有一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並斷言其自身表達的命題(*prejacent*)為真。「是」字句的窮盡性來自於預設和斷言共同作用下的語義推理，而對比性則來自於語篇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限制作用。(iii)「是」字句同幾類相關結構（如斷言命題句，真值焦點句等等）具有共同的語義內核，即表達唯一性識別，而其區別則主要來自於各類句型中焦點成分屬性的不同。這樣的分析不但有助於更精確的語言事實描寫，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系統化的理解漢語分裂句系統。

**關鍵詞：**分裂句，「是」字句，「是.....的」句，唯一性識別

## 1. 引言

本文討論的「是」字句<sup>1</sup>，根據既有文獻的分類，主要包括例(1)所列4種。其中(1a)和(1b)的區別主要在「是」的句法位置。(1c)、(1d)則

---

1. 需要注意的是，表達簡單「系表」關係的「是」字句，如以下各例，暫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 (1) a. 張三是老師。 (謂詞性系動詞句Pred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  
b. 美國的總統是特朗普。 (識別性系動詞句Identif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

例(1)和我們討論的「是」字句的核心區別在於例(1)中的兩類不具有焦點敏感性。對於例(1)的「是」字句，我們沿用文獻中系動詞語義的經典定義（如Heim & Krazter 1998），謂詞性系動詞句中「是」的語義為空(*semantically vacuous*)，其出現屬於句法

是從標記的焦點類型進行劃分的，(1c)標記全句為寬焦點，(1d)則屬於真值焦點(verum focus)，即以「是」本身為焦點，強調對命題真值的確認。「是」字句相關結構則指例(2)中的4類。其中，(2a)為「是.....的」結構。(2b)為沒有「是」的「的」字句。(2c)為準分裂句，而Paul & Whitman (2008)則在「是.....的」的基礎上又分出(2d)斷言命題句(propositional assertion)，其具有[NP V O]的句法結構，但卻不涉及焦點解讀，只表達說話人對於命題的肯定。

- |        |                                 |              |
|--------|---------------------------------|--------------|
| (1) a. | 是[張三] <sub>F</sub> 打碎了花瓶。       | (句首「是」字句)    |
| b.     | 張三是[昨天] <sub>F</sub> 打碎了花瓶。     | (句中「是」字句)    |
| c.     | 是[張三打碎了花瓶] <sub>F</sub> ，你幹嘛怪我。 | (寬焦點句)       |
| d.     | 張三[是] <sub>F</sub> 打碎了花瓶。       | (真值焦點句)      |
|        |                                 |              |
| (2) a. | 是[張三] <sub>F</sub> 打碎花瓶的。       | (「是.....的」句) |
| b.     | [張三] <sub>F</sub> 打碎花瓶的。        | (「的」字句)      |
| c.     | 打碎花瓶的是[張三] <sub>F</sub> 。       | (準分裂句)       |
| d.     | 我是無論如何都會記住的。                    | (斷言命題句)      |

文獻中對於「是」字句及其相關結構的分類可謂紛繁複雜。這些精細化的分類誠然為我們對相關現象的描寫以及語言事實的把握有著重要的貢獻，但有時卻難免割裂了它們之間的內部關聯，使得我們忽略了這些結構間的內部統一性。本文從統一分析的角度出發，論證上述結構具有共同的語義內核，即表達唯一性識別，而其差異則可以溯源到它們的焦點候選項集合的區別。這對於進一步釐清「是」字句與其相關結構之間的關係，構建漢語分裂句語義系統有著重要意義。

## 2. 分類處理的語義依據

### 2.1 句首「是」和句中「是」

文獻中很早便觀察到(黃正德1988; Cheng 2008等)「是」字句中，「是」允許一定的浮動性(floating)，可以出現在動詞前的多種句法位

---

要求。識別性系動詞則指謂等同關係，即「美國的總統」指謂的人和「特朗普」指謂的人相同。

置，標記不同的成分為焦點。這些「是」字句雖然表層結構相似，但其句法語義屬性是否相同一直以來存在很大的爭議。Paul & Whitman (2008)將「是」字句分為句首「是」字句和句中「是」字句兩種，並提出句首「是」字句和「是……的」句相同，均為分裂結構，具有窮盡性，其焦點由句法結構標記；句中「是」字句則為焦點關聯結構，不具有窮盡性，焦點可以為「是」轄域裡的任何成分。例(3)和(4)為Paul & Whitman (2008)提供的相關例證。例(3)旨在證明，句中「是」字句可以允准非毗鄰成分「學語言學」的焦點解讀，但句首「是」字句不可以。而例(4)則表明，句中「是」字句可以和添加算子「也」共現，因此並不具有窮盡性，但以主語為焦點的句首「是」字句則不允許這種非窮盡性的解讀，與「也」共現會造成全句的不適宜。

- (3) a. 他是在北京學語言學，不是在北京學法文。 (Paul & Whitman 2008: 417)  
 b. #是阿Q學語言學，不是(阿Q)學數學。 (Paul & Whitman 2008: 423)
- (4) a. 他是在北京學過中文，但也在上海學過。 (Paul & Whitman 2008: 418)  
 b. #是阿Q喝了紅酒，但也是李四。 (Paul & Whitman 2008: 423)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句首與句中的對立，不僅存在於「是」字句，其在「是……的」結構中也有體現。如Cheng (2008)便提出，句中「是……的」句實際上指謂主語的某一屬性(property reading)，並不要求窮盡性的解讀。根據Cheng (2008)，例(5a)對應的解讀應該是「張三具有住在臺北的屬性」，而這句話並沒有「除了張三沒有其他人住在臺北」的窮盡性語義。(5b)則表達「這本書具有張三買的的屬性」，但並不表達張三沒有買除了這本書以外的其他東西。

- (5) a. 張三是住在臺北的。  
 b. 這本書是張三買的。 (Cheng 2008: 243–244)

然而，我們認為，無論Paul & Whitman (2008)還是Cheng (2008)的論證都有待進一步檢驗。

先看Paul & Whitman (2008)，我們接受(3a)與(3b)的對立，但這並不能論證Paul & Whitman (2008)所說的，句首「是」不屬於焦點關聯。原因在於，即使是最典型的焦點關聯結構，如「只有」，在焦點選擇上也存在上述對立。如例(6)所示，句首「只有」亦不能跨過主語，標

記其動詞短語為焦點。換言之，「是」字句無論屬於焦點關聯句還是分裂句都預測(3b)不合法。

(6) a. #只有張三學語言學，不是（只有）張三學數學。

b. 只有張三學過語言學。↔ 張三除了語言學沒有學過其他。

判斷句首和句中的「是」字句語義是否一致的關鍵在於判斷句中「是」字句是否具有窮盡性。然而，例(4a)的問題在於首先，這句話的合法度存在爭議。做為普通話母語者，我們難以接受這一例句。其次，即使退一步，假設這句話能說，「在北京學漢語」和「在上海學漢語」完全可以理解為兩個不同質的事件，允許不同的修飾成分。(4a)可以解讀為小高（先）是在北京學過中文，但（後來）也在上海學過。或者小高（一直）是在北京學中文，但也在上海學過（一小段時間）。這種情況下，「在北京」和「在上海」之間其實並不互斥(mutually exclusive)，換言之，「在上海」並不是「在北京」的候選項，而窮盡性只能排除候選項集合裡的成員。例(5)的問題則在於Cheng (2008)給出的窮盡性解讀與例句的焦點並不匹配。對於(5a)，需要檢驗的是其是否有「張三除了臺北沒有住在別處」的解讀，而非「除了張三沒有其他人住在臺北」。(5b)則需要檢驗這本書是否是別人買的。

由此可見，既有文獻對於句首和句中「是」字句、「是……的」句的區分主要依據它們的焦點標記方式和窮盡性解讀不同這兩點。然而，其判斷標準嚴重依賴研究者個人的語感以及少量非典型例句，兩類結構間是否真的存在上述差異依舊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 2.2 「是」字句和「是……的」結構

「是」、「是……的」和「的」字句的關係可以說是漢語語法研究中的疑難問題。一方面，Teng (1979)、黃正德(1988)等將「是」字句視為漢語分裂結構，「是……的」句則屬於「是」字句的一種變體。另一方面，Yue-Hashimoto (1969)、Simpson & Wu (2002)、Lee (2005)、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Hole (2011)等學者將「是……的」句視為漢語分裂結構，「是……的」與沒有「的」的「是」字句在句法結構、語義語用等方面有著本質不同。此外，也有學者，如袁毓林 (2003)、完權(2013)等，認為沒有「是」的「的」字句是「是……的」

句的基礎結構，「是……的」句只是「的」字句的特例，而「的」字句則是漢語的分裂結構。

大量研究對「是」字句和「是……的」句進行了分類化的處理。那麼，「是」和「是……的」為什麼被認為是不同的句法結構呢？根據 Paul & Whitman (2008)，兩者的本質區別依舊在於焦點的標記方式和窮盡性的解讀上。（句中）「是」字句為焦點關聯結構，不具有窮盡性的解讀，而「是……的」句則無論處於句首還是句中均為分裂結構，都需要窮盡性的解讀。例(7)為 Paul & Whitman (2008)給出的例句，對比例(3a)，例(7a)旨在說明「是……的」句只允許「是」的毗鄰成分「在北京」為焦點，而無法允准「是」轄域內的非毗鄰成分「學語言學」為焦點。例(7b)則表明，不同於「是」字句(4a)，「是……的」句具有窮盡性，不可以與「也」共現。

(7) a. #他是在北京學語言學的，不是在北京學法文的。

b. #他是在北京學中文的，但也（是）在上海學的。

(Paul & Whitman 2008: 418)

然而，我們對 Paul & Whitman (2008)的例證和其語感判斷依舊持懷疑態度。例(7a)中的「是……的」結構「他是在北京學語言學的」以及其後的對比項「不是在北京學法文的」本身的合法性就偏低，也會影響全句的合法性。同樣，(7b)中的兩個並列項，「他是在北京學中文的」和「也在上海學的」本身合法性偏低，且承前所述(7b)允許多種不同的解讀，不宜用來作為「是……的」句有無窮盡性的檢驗標準。

Cheng (2008)同樣提出，「是」字句並非「是……的」省略了「的」。兩者的差異體現在(i)如例(8)所示，「是」字句標記「是」的毗鄰成分為焦點，而在沒有特定重音的條件下，「是……的」的默認焦點(default focus)為「是」和「的」間的成分；(ii)「是」字句總是帶有對比性，但是對比性對於「是……的」句而言非必需，參見例(9)；(iii)由例(10)可見，存在一些無法補出「的」的「是」字句。

(8) a. 是[張三]<sub>F</sub>昨天看到王小姐，不是李四。

b. 是[張三昨天看到王小姐]<sub>F</sub>的。

c. 張三是[昨天]<sub>F</sub>看到王小姐，不是前天。

d. 張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sub>F</sub>的。

e. 張三昨天是[看到王小姐]<sub>F</sub>，不是和她說話。

f. 張三昨天是[看到王小姐]<sub>F</sub>的。 (Cheng 2008:255)

(9) a. 張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不是前天）。

b. 張三是昨天看到王小姐的。 (Cheng 2008:254–255)

(10) 是這本書張三沒看過（<sup>↑</sup>）的。 (Cheng 2008:255)

然而，我們認為，首先，「是」和「的」之間的成分並非總是默認焦點。這裡引用沈家煊(2008)的例子。根據Cheng (2008)，(11)的焦點的應該是「生」和「投」，「男孩」和「贊成票」因為處在「是」和「的」之外，無法被「是.....的」結構標記成焦點<sup>2</sup>。然而，以「生」和「投」為焦點並沒有信息量，我們需要補充(accommodate)非常豐富的語境才能允許這樣的解讀。由此可見，「的」本身既不標記焦點，也無法起到框定焦點範圍的作用。

(11) a. 他是生的男孩。

b. 他是投的贊成票。 (沈家煊2008：389)

根據Cheng (2008)，(9b)對應的默認解讀是「張三具有昨天看到王小姐這一特點」，而這句話並不一定具有對比性的解讀，如張三不是前天看到王小姐的。這一論斷是否符合母語者的普遍語感，我們將在第3節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對於例(10)，我們認為該句不可以補出「的」是由於「的」自身的語義限制造成的。大量研究表明，「的」要求時體上的完成（林若望2016等），而這與「沒」的語義有衝突。事實上，由例(12)可見，Cheng (2008)中典型的「是.....的」句，加上「沒」後，也不合法。我們並不能因此論證「是」和「是.....的」是兩種沒有關聯的結構。

(12) 張三是昨天（\*沒）坐火車來的。

弄清「是」字句和「是.....的」句，特別是位於句中的「是」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方式以及窮盡性的解讀情況，不但可以加深我們

---

2.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例(11)並不允許[VO的]的形式，「他是生男孩的」、「他是投贊成票的」接受度低。換言之，「男孩」和「贊成票」無論如何都不在「是」和「的」的轄域內。

對這兩類結構本身的理解，也是理清錯綜複雜的漢語分裂句系統的基礎。而造成上述問題懸而未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個體的語感偏差，其根源在於缺乏客觀科學的研究方法做支撐。基於此，本文將採取實驗語義學的研究方法，對兩類結構的焦點標記問題和窮盡性解讀情況進行兩項實證性研究。

### 3. 實證研究

#### 3.1 「是」與「是……的」的焦點標記方式相同

##### 3.1.1 理論背景

「是」字句和「是……的」句，特別是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其焦點由什麼方式標記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以(13)為例，這兩句的焦點是什麼存在以下可能：(i)句法標記說。和 *it-cleft* 相同，它們的焦點由句法結構標記，只有「是」後的直接成分可以成為焦點。以(13)為例，根據句法標記說，其焦點只能是「昨天」。(ii)焦點關聯說。「是」轄域裡所有的成分在提供了相應的語音重讀後均可成為焦點，因此，例(13a)中的焦點可以是「昨天」、「坐火車」或者「去北京」。(iii)就近原則說。Erlewine (2015)認為「是……的」是一種特殊的焦點關聯句，其焦點標記需要遵循「就近原則」(*closeness condition*)，要求「是」與焦點成分盡可能近，因此(13)的默認焦點是「昨天」，但在一定語境中也可以允准「坐火車」或者「去北京」為焦點。

- (13) a. 張三是 昨天 坐火車 去北京 的。  
 b. 張三是 昨天 坐火車 去北京 了。

實驗一因此檢驗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方式<sup>3</sup>。具體的研究問題為：(i)「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

---

3. 這裡，我們只檢驗了位於句中的「是」和「是……的」，原因在於句首「是」和「是……的」在不標記全句寬焦點的情況下，均標記主語為焦點，前文提到的三類觀點對於這一點已有共識。從實驗設計的簡潔性的角度考慮，我們沒有進一步檢驗這一點。

方式是否相同？(ii)當「是」後為一個複雜成分時，焦點是否可以不是「是」的毗鄰成分？換言之，位於句中的「是」是否允許焦點關聯？

測試採用了接受度判斷任務的測試形式(acceptability judgement task)，以問答的一致性(question-answer congruence)為具體診斷方法。從信息結構的角度來說，問答一致性要求答句的焦點必須和問句的疑問詞相一致(Krifka 2008等)。如例(14)如果以「昨天」為焦點，對應的問題便只能是「你什麼時候去北京開會」，而不能是「你下周去哪裡開會」。

- (14) 小美： a. 你什麼時候去北京開會？  
b. #你下周去哪裡開會？

大衛： 我[下周]<sub>F</sub>去北京開會。

對於嚴格由句法結構標記的焦點，如英語的*it-cleft*，問句和分裂句的焦點不一致會造成整個問答對的不適宜，如例(15)。而焦點關聯句則不同。因為轄域裡的所有成分在重讀的情況下都可以做焦點，所以它可以和多個不同的問題匹配，如例(16)。依據這一思路，我們可以通過問句來限定答句的焦點，然後檢驗「是」字句和「是.....的」作為答句的適宜性，從而判斷其焦點標記方式。

- (15) A: When did you go to HK?  
B: a. It is last year that I went to HK.  
b. #It is HK that I went to [last year]<sub>F</sub>

- (16) A: a. When did you go to HK?  
b. Where did you go last year?

B: I only went to HK last year.

### 3.1.2 實驗設計

受試在測試前會先讀到一段簡單的人物情境介紹。我們引入了一個虛構的人物——大衛。大衛是個外國人，他在中國工作多年，漢語很流利，他常常和自己的中國同事一起聊天。測試中，受試首先會讀到一到兩句簡單的會話背景，介紹大衛和自己的朋友聊天的話題；接著，受試會讀到一句大衛朋友的提問以及大衛的回答。被試需要根據上下



文和自己的語感來判斷大衛的回答是否符合漢語的語法規範並在一個1-5的利克特量表上（Likert scale，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對大衛回答的適宜性做出打分。

實驗採取了3×3的析因設計(factorial design)。兩組自變量分別是三類句型（「是」字句、「是.....的」句以及無焦點標記的普通句）和3類不同句法位置的焦點（毗鄰附加語，簡稱P1、非毗鄰附加語，簡稱P2、非毗鄰VP，簡稱P3）。第一組變量中，「是」字句和「是.....的」句為測試項，無焦點標記的普通句為控制項。第二組變量中，兩種處於「是」字非毗鄰位置的焦點為測試項，毗鄰位置的焦點為控制項。測試例句見表1。

表 1. 實驗1測試項示例

測試句	句類	焦點位置
問句 a. 小美：我聽說你要去海南度蜜月，你什麼時候去？	普通句	P1(毗鄰附加語)
b.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要去度蜜月，你去哪裡？		P2(非毗鄰附加語)
c.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要去海南，你去幹什麼？		P3(非毗鄰動賓短語)
答句 大衛：我今年三月去海南度蜜月。		/
問句 d. 小美：我聽說你要去海南度蜜月，你是什麼時候去？	「是」字句	P1(毗鄰附加語)
e.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要去度蜜月，你是去哪裡？		P2(非毗鄰附加語)
f.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要去海南，你是去幹什麼？		P3(非毗鄰動賓短語)
答句 大衛：我是今年三月去海南度蜜月。		/
問句 g. 小美：我聽說你去海南度蜜月了。你是什麼時候去的？	「是.....的」句	P1(毗鄰附加語)
h.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去度蜜月了。你是去的哪裡？		P2(非毗鄰附加語)
i. 小美：我聽說你今年三月去海南了。你是去幹什麼的？		P3(非毗鄰動賓短語)
答句 大衛：我是今年三月去海南度蜜月的。		/

當前的實驗設計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前文論及的關於測試句焦點標記方式的3種可能分析。具體來看，「句法結構說」預測測試句與普通句在P1位置無顯著差異，但在P2，P3有顯著差異，且P2，P3的接受度偏低（如小於2.5）。「焦點關聯說」預測測試句與普通句在P1，P2，P3均無顯著差異。「就近原則」說則預測測試句與普通句在P1無顯著差異，但測試句在P1和P2，P1和P3位置有顯著差異，同時測試句在P2、P3的接受度偏高（如大於2.5）。此外，當前實驗設計也可以幫助我們檢驗「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方式是否相同。假設「是」字句和「是.....的」句焦點標記方式相同，則兩者在P1、P2、P3位置均無顯著差異。

實驗採取被試間設計，共設立了8組測試項，每組包含上述9種測試句型各一句，共有72個測試句(8×9)。這72個測試句被以拉丁方的方式平均分配到9組。除了8個測試句外，每組亦插入了16個填充項，類型為(i)漢語的附加疑問句(tag-question)問答對和(ii)普通的漢語疑問句問答對。每組的24個句子被再次隨機打亂，以保證不存在兩個相鄰的測試句。為了保證受試充分理解我們的測試任務，每組測試前我們插入了3個例句和一些對例句的簡單說明。

### 3.1.3 結果討論

72位普通話母語者完成了此項測試<sup>4</sup>。實驗總計得到576次(9×8×8)對測試句的判斷。圖1.展示了3類測試句焦點位於3種不同句法位置時受試對其適宜性的平均接受度。如圖所示，作為基準線的普通句在P1、P2、P3三個句法位置的平均接受度分別為4.04、4.12和4.08<sup>5</sup>。「是.....的」句在「是」字毗鄰成分(P1)上的接受度為4.02，而在兩個非毗鄰成分上的平均接受度只有3.21和2.75。「是」字句在三個句法位置的平均接受度分別為4.07、3.04和2.92。

---

4. 受試中，女性30人，男性42人。他們的年齡分布在23到3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6.8歲。所有受試在日常生活中均以普通話為主要交際語言。其中，21位受試（29.1%）來自於普通話和北方方言區以外的方言區。

5. 根據我們後期對受試的訪談，實驗中，控制項平均接受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於答句中含有對問句已知信息的重複，不符合交際的簡潔性。這與我們的測試目標無關，且四組變量都面臨這一問題，可以被抵消(counter-balance)因此不會影響實驗的信度與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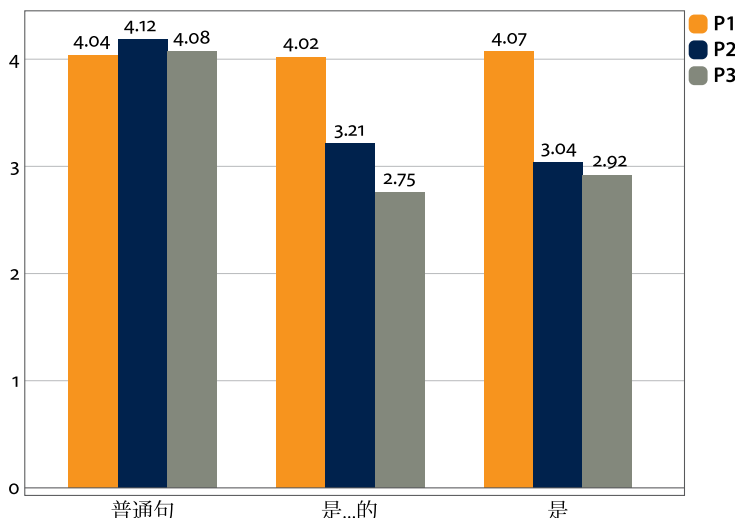


圖 1. 實驗1測試句焦點在三類句法位置時的平均接受度

我們使用了R軟件中*lme4*安裝包對這一實驗結果進行了混合性線性回歸模型<sup>6</sup>(linear mixed effect regression)的檢測，其中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為受試的選擇結果，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為每個受試的截距和斜率以及每個測試項的截距和斜率。具體統計結果參見表2。我們分別對比了受試對於「是」字句和「是.....的」句焦點在三個句法位置上的接受度。對於這兩類結構而言，受試對於「是」字毗鄰成分做焦點的接受度顯著高於非毗鄰的附加語焦點和非毗鄰的動賓短語焦點。由此可見，無論是「是」字句還是「是.....的」句，普通話母語者都更傾向於將「是」後的毗鄰成分解讀為焦點。另一方面，兩類結構中「是」的非毗鄰成分做焦點時平均接受度均在3左右，高於中間值2.5，說明母語者對於兩類結構中非毗鄰成分做焦點具有一定的接受度。基於此，我們認為「就近原則說」與我們的測試結果最為吻合。

另一方面，我們也對比了非毗鄰附加語和動賓短語焦點時「是」字句和「是.....的」句的平均接受度，結果發現，無論是在附加語還是動賓短語位置，兩類結構間均沒有顯著差異。由此可見「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方式相同。

6. 實驗中使用的模型如下：`lmer(response~condition+(1|subject)+(1|item), data=experiment1)`.

表 2. 實驗一測試項統計分析（混合性線性回歸模型）

		$\beta$	SE	t	p
「是.....的」	P1vs P2	-0.761	0.169	-4.504	<0.01 ***
	P1vs P3	-1.258	0.172	-7.329	<0.01 ***
	P2 vs P3	0.497	0.155	3.214	0.00164 ** <sup>7</sup>
「是」字句	P1vs P2	-1.024	0.159	-6.43	<0.01 ***
	P1vs P3	-1.109	0.157	-7.037	<0.01 ***
	P2 vs P3	0.086	0.152	0.564	0.574
P2	「是」 vs 「是.....的」	0.213	0.152	1.398	0.164
P3	「是」 vs 「是.....的」	-0.207	0.141	-1.463	0.146

通過這一實驗，我們發現，不同於 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等文獻的分析，「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焦點標記方式相同，即遵循「就近原則」的焦點關聯。它們默認的焦點位置均為「是」的毗鄰成分。然而，非毗鄰的成分在特定情況下（如重讀、問答對、對舉結構等），也可以充當焦點。

3.2 「是」與「是.....的」的窮盡性相同

3.2.1 理論背景

自É Kiss (1998)起，窮盡性便被視為分裂句語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分裂句焦點作為識別性焦點 (identificational focus) 區別於一般的信息焦點 (information focus，參見É Kiss 1998) 的一個重要特征。分裂句的窮盡性，特別是窮盡性的屬性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對於這一問題，既有討論形成了三類觀點，分別認為(i)窮盡性屬於分裂句的斷言的一部分，與*only*相同 (É Kiss 1998等)；(ii)窮盡性是一種語義預設，來源於分裂句句中隱性定指性成分的最大化預設 (maximality presupposition, Percus 1997; Hedberg 2000; Dan

7. 我們認為，「是.....的」句在P2、P3位置上存在顯著差異的可能原因在於句尾「的」的句法語義影響。如當賓語為焦點時，有時母語者傾向使用「V的O」結構。這可能會導致「是.....的」句中賓語成分較附加語成分而言，更難標記為焦點。

Velleman et al. 2012; Büring & Križ 2013等)；(iii)窮盡義來源於語用，屬於會話隱含，通過量的准則(Maxim of Quantity)否定其他焦點的候選項而後得來(Horn 1981; 2016等)。

近年來，一系列針對這一問題的實證性研究應運而生。其中，部分成果支持窮盡性的預設分析(如Križ & Chemla 2015; Deveaugh-Geiss et al. 2015等)。主要實驗證據是受試對於*it-cleft*窮盡性的解讀和定指性準分裂句最大化預設的解讀相似。也有一些實驗結果支持會話隱含分析(Drenhaus et al. 2011; Destruel et al. 2018; Destruel & Deveaugh-Geiss 2018; Zimmermann et al. 2020)，主要發現有(i)並非所有分裂句都會產生窮盡性解讀；(ii)並非所有的受試都會對分裂句進行窮盡性解讀(iii)分裂句的窮盡義有時可以被取消。

Zimmermann et al. (2020)採用了鼠標追蹤範式下的圖文識別任務(mouse-driven picture-verification task)的測試形式，對比了英語、德語、法語、匈牙利語四種語言中母語者對限定性小品詞句(如*only*)、分裂句、定指性準分裂句以及一般焦點句四類句型窮盡性的解讀情況。結果發現，分裂句的窮盡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跨語言差異。對於除法語外的三種語言，受試對分裂句進行窮盡性解讀的比率顯著低於限定性小品詞句，高於一般焦點句，而與定指性準分裂句相同。但法語中，分裂句的窮盡性顯著弱於定指性準分裂句。此外，就母語者對於分裂句進行窮盡性解讀的比例而言，匈牙利語分裂句窮盡性解讀的比例最高，德語和英相似，而法語最低。

對於漢語分裂結構窮盡性的理論介紹可參見Shyu (2017)，實證討論則主要有Liu & Yang (2017)和Hsu (2019)兩項。Liu & Yang (2017)匯報了三項針對句首「是」字句窮盡性的實驗，實驗採取線下(off-line)接受度判斷的測試形式，發現「是」字句具有普通話母語者切實可感且不可取消(cancellability)的窮盡性，母語者對它的感知弱於「只有」強於一般焦點句而與定指性準分裂句相同。鑒於定指性準分裂句的窮盡性屬於預設，Liu & Yang (2017)因此得出「是」字句預設窮盡性的結論。Hsu (2019)則通過線上(on-line)自定速閱讀(self-paced reading)結合線下選擇任務(forced-choice task)的測試任務，檢驗了普通話母語者對於「只有」、句首「是」字句以及由問答對標記的一般焦點句窮盡性的解讀情況。實驗同樣得出了「是」字句窮盡性來自於語義層面的結論。

然而，這些研究的對象都是「是」字句，但沒有檢驗「是.....的」句的情況；它們都檢驗了句首「是」但是沒有涉及「是」位於句中的情況。其成果雖然對明確「是」字句窮盡性的屬性有所貢獻，但並沒有辦法明確回答本文第2節提到的文獻爭議。因此，我們進行了一項針對句中「是」字句和「是.....的」句窮盡性的實證研究<sup>8</sup>。具體檢驗：(i)句中「是」字句和「是.....的」句是否具有窮盡性？如果有，它們的窮盡性是否相同？(ii)沒有「是」的「的」字句是否具有窮盡性？如果有，它和「是.....的」句的窮盡性是否相同？

### 3.2.2 實驗設計

實驗二採用了真值判斷任務(truth value judgement task)的測試形式並沿用了實驗一的基本情境設置。受試首先會讀到一到兩句簡單的會話背景，介紹大衛和自己的朋友小美聊天的話題；接著，受試會讀到一句小美的話（即測試句）以及大衛對這句話的理解（即窮盡性）。而受試需要根據上下文和自己的語感判斷大衛的理解是否合理，並在一個1-5的利克特量表上（Likert scale，1代表非常不合理，5代表非常合理）做出打分。

實驗採取了2×4的析因設計。兩組自變量分別是四類句型：「是」字句、「是.....的」句、「的」字句和無焦點標記的普通句；以及兩類不同屬性的焦點：附加語焦點以及動賓短語焦點。第一組變量中，「是」字句、「是.....的」句和「的」字句為測試項，無焦點標記的普通句為沒有窮盡性的基準線。第二組變量中，兩種焦點類型均為測試項。測試例句見表3。

---

8. 這裡我們只檢驗了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的窮盡性解讀情況。原因在於第一，已有實證性研究討論了句首「是」字句窮盡性解讀情況。第二，對於句首「是」和「是.....的」文獻普遍認可兩者都有窮盡性，且窮盡性相同。第三，句首和句中「是」字句、「是.....的」句標記的焦點本身具有不同的屬性，因此可比性較低。句首「是」標記定指性名詞短語為焦點，其候選項集合相對清晰，而句中「是」則標記附加語或動賓短語為焦點，其解讀受謂詞的影響大，候選項集合常常需要聽話人自行補充。因此，我們在這裡並沒有選擇對比句首和句中的「是」和「是.....的」，而是將句中「是」和「是.....的」與其對應的普通句進行比較，以檢驗其是否具有窮盡性。

表 3. 實驗1測試項示例

測試情景		句類	焦點類型
測試句	a.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有時會去學校上課。 小高：「麗麗是這周三去學校上課。」	「是」字句	附加語
	b.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有時會去學校上課。 小高：「麗麗是這周三去學校上課的。」	「是.....的」句	
	c.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有時會去學校上課。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上課的。」	「的」字句	
	d.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有時會去學校上課。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上課了。」	普通句	
窮盡性	大衛想：哦，這麼說除了這周三，麗麗其他時間沒有去學校上課。		
測試句	e.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這周三會去學校。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是去上課。」	「是」字句	動賓短語
	f.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這周三會去學校。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是去上課的。」	「是.....的」句	
	g.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這周三去學校了。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上課的。」	「的」字句	
	h. 情境：小高和大衛在討論很久沒有見到他們的好朋友麗麗了。他們知道麗麗這周三會去學校。 小高：「麗麗這周三去學校上課。」	普通句	
窮盡性	大衛想：哦，這麼說除了去上課，麗麗去學校沒有別的目的。		

實驗採取被試間設計，共設立了8組測試項，每組包含上述8種測試句型各一句，共有64個測試句(8×8)。這64個測試句被以拉丁方的方式平均分配到8組。除了8個測試句外，每組亦插入了16個填充項，類型為漢語中光杆名詞的單數指稱和複數指稱。每組的24個句子被再次隨機打亂，以保證不存在兩個相鄰的測試句。為了保證受試充分理解我們的測試任務，每組測試前我們插入了3個例句和一些對例句的簡單說明。

64位普通話母語者完成了此項測試<sup>9</sup>，總計得到512次(8×8×8)對測試句的判斷。圖2.展示了四類測試結構以附加語和動賓短語為焦點時受試對於其窮盡性的平均接受度。當焦點為句中的附加語時，普通句和「的」字句窮盡性的接受度均比較低，分別為2.28和2.29，而「是……的」句和「是」字句的接受度則分別為3.14和3.08。而以賓語為焦點時，普通句窮盡性的平均接受度為2.32，「的」字句為2.99，「是……的」句和「是」字句為均為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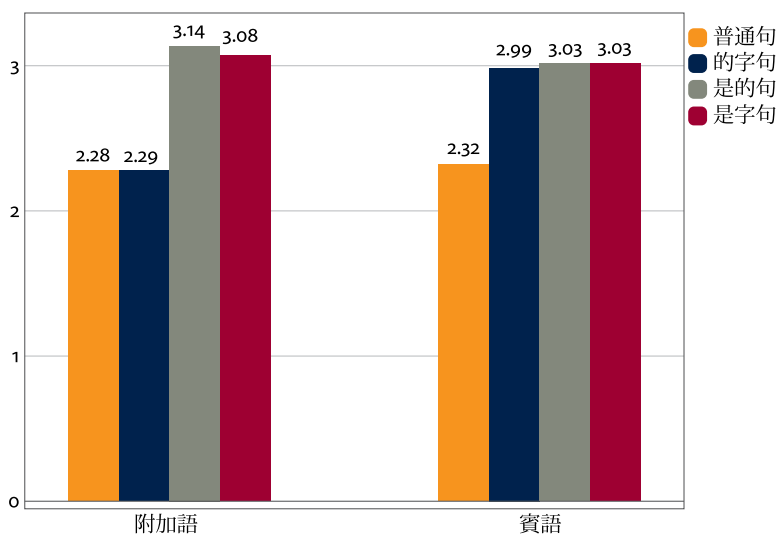


圖 2. 測試句以附加語和賓語為焦點時窮盡性的平均接受度

9. 實驗二中受試女性37人，男性27人。他們的年齡分布在24到31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6.3歲。所有受試在日常生活中均以普通話為主要交際語言。其中，16位受試(25%)來自於普通話和北方方言區以外的方言區。



### 3.2.3 結果討論

我們對於實驗結果進行了混合性線性回歸的檢驗，其中固定效應為受試的選擇結果，隨機效應為每個受試的截距和斜率以及每個測試項的截距和斜率。具體統計結果參見表4。無論是以附加語為焦點還是以賓語為焦點，受試對於「是」字句和「是.....的」句窮盡性解讀的接受度均顯著高於相應的普通句。而鑒於普通句為不表達窮盡性的基準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均具有窮盡性。然而「的」字句則不然，在附加語位置上，受試對其窮盡性解讀的情況和普通句並無顯著差異，但在賓語的位置上，「的」字句窮盡性的接受度則顯著高於普通句。另一方面，對比「是」字句和「是.....的」句，兩者在賓語和附加語位置均未檢測出顯著差異。而「是.....的」句和「的」字句雖然在賓語位置窮盡性相同但在附加語位置卻存在顯著差異<sup>10</sup>。由此可見，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窮盡性相同，但「的」字句和「是.....的」句的窮盡性卻並不完全相同。

表 4. 實驗二測試項統計分析（混合性線性回歸模型）

		$\beta$	<i>SE</i>	<i>t</i>	<i>p</i>
附加語	普通句vs「是」	0.798	0.172	4.638	<0.01 ***
	普通句vs「是.....的」	0.83	0.172	4.848	<0.01 ***
	普通句vs「的」	-0.001	0.171	-0.010	0.992
	「是」vs「是.....的」	0.036	0.175	0.208	0.752
	「是.....的」vs「的」	-0.800	0.172	-4.647	<0.01 ***
賓語	普通句vs「是」	0.336	0.113	2.964	0.0032 **
	普通句vs「是.....的」	0.336	0.120	2.783	0.0057 **
	普通句vs「的」	0.318	0.114	2.802	0.0054 **
	「是」vs「是.....的」	0.043	0.135	0.317	0.164
	「是.....的」vs「的」	-0.017	0.131	-0.136	0.892

10. 我們認為造成「的」字句賓語焦點窮盡性的接受度低於附加語焦點的原因在於與「的」字句對應的「V的O」結構的影響。當然，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檢驗。

由上述結果可知，(i)不同於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的分析，句中「是」字句和「是.....的」句均具有窮盡性，且兩者的窮盡性相同；(ii)「的」字句的窮盡性和「是.....的」句並不完全相同。其原因可能是在沒有「是」的情況下，「的」字句有時會出現焦點標記不清的情況，進而增加了母語者對其進行窮盡性的解讀的難度。這也進一步證明，句尾「的」的語義貢獻並非窮盡性，Hole (2011)將「的」處理為窮盡性算子，並將分裂句的窮盡性直接歸因於「的」的語義的分析並不符合漢語語言事實。

### 3.3 小結

上述兩項實驗結果表明，首先，就焦點標記方式而言，「是」字句和「是.....的」句均更符合遵循「就近原則」的焦點關聯的標記方式；而就語義解讀而言，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都具有窮盡性，且兩者的窮盡性相同。其次，就句首和句中「是」字句的關係而言，我們發現，同句首「是」字句相同，句中「是」字句也具有窮盡性。而這些發現的意義不僅在於證實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等已有分析區分「是」字句和「是.....的」，句首「是」和句中「是」字句的理據與普通話母語者的普遍語感不符，也促使我們思考這些結構間是否具有共同的語義內核，是否具有統一分析的可能性？在第4節，我們將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 4. 「是」字句、相關結構與唯一性識別

在這一節裡，我們嘗試對幾類「是」字句以及各關聯結構進行統一分析。核心觀點是：它們具有共同的語義內核，即進行唯一性識別，而解讀上的差異來自於焦點候選項結合的不同屬性。

### 4.1 「是」字句的語義分析

#### 4.1.1 「是」與唯一性識別

弄清「是」的語義內核前，先嘗試回答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使用「是」字句？根據Lambrecht (2001)，分裂句的基本功能為標記窄焦點，以防止人們對所表達命題進行話題-述題解讀。然而，例(17)中，

「是」字句標記了一個典型的話題-述題結構。這說明，焦點標記雖然是「是」字句的一項主要甚至核心的功能，但並非所有的分裂句和「是」字句都標記窄焦點。人們使用這類結構的目的也不僅是要單純的標記焦點。

(17) 你不能這麼說瑪麗，畢竟是瑪麗在你最困難的時候幫了你。

同時，雖然窮盡性是「是」字句語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表達窮盡性並不是它們最核心的功能。比如，否定句中窮盡性會消失。例(18)為「是」字句的否定形式<sup>11</sup>，表達兩層信息，預設「有人遲到了」，斷言「彼得沒有遲到」。但它卻並不表達窮盡性「除了彼得，其他人沒有遲到」或者窮盡性的否定「除了彼得，其他人都遲到了」。如果堅持分裂句的核心功能是表達窮盡性，造成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承認肯定和否定的分裂句基本功能不同。

(18) 並非是彼得遲到了。↗除了彼得其他人沒有遲到。

也有一部分分析認為分裂句的核心語義是表達對比性<sup>12</sup> (Byram-Washburn et al. 2014; Destruel et al. 2018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並

11. 這裡，我們選擇「並非」而非「不是」作為「是」字句的否定形式主要基於兩個考慮：(i)文獻中對於「不是」是獨立結構還是「不」加「是」，「不是」是不是「是」字句的否定形式存在爭論，選擇「並非」可以避免這一爭議。(ii)文獻中對於「不是」的否定轄域亦有爭議，相較而言，「並非」的轄域更為明確。

12. 討論至此，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窮盡性和對比性之間是什麼關係？這裡，對於對比性，我們參照Repp (2016)的定義，即對比性要求兩個語篇條件(i)語篇中存在一個命題 $d_1$ 和它的對比項命題 $d_2$ ，兩個命題不可以同時為真；(ii)做為對比項的 $d_2$ 具有顯著性(saliency)。我們常常談到的「糾正」(correction, Destruel et al. 2018)、「超乎預期」(out of expectation, Zimmermann & Onea 2011)等分裂句的語用功能都是對比性的具體實現形式。

如果只看概念本身，兩者區別較為明顯。對於對比性而言，語篇中需要有一個帶有顯著性特徵的對比項。這是對比性的必要條件但卻是窮盡性的非必要條件。而窮盡性要求對候選項集合的所有成員進行窮盡性篩選，對比性則沒有這一要求。正如例(1)，窮盡不一定必須對比，對比也並不是一定要窮盡。

(i) a. [小高]<sub>F</sub>去了[羅馬]<sub>F</sub>但[小美]<sub>F</sub>去了[巴黎]<sub>F</sub>。 (+對比, -窮盡)

b. 只有[小高]<sub>F</sub>去了羅馬。 (-窮盡, +對比)

然而，「是」字句卻常常同時具有窮盡性和對比性且兩者之間有時存在衍生的關係，所以兩者在分裂句中常常相伴相生，分工和界線則較為模糊。文獻中大多將窮盡性作為分裂句語義的一部分而對比性則來自於語用或者語篇 (Percus 1997; Hedberg 2000; Destruel et al. 2018等)。但也有將對比性作為分裂句的語義組成部分而窮盡性來自語用

不是所有的分裂句都表達對比性。如例(19)所示，「是」字句可以出現在識別性的語境中，說話人A對這個唱歌的人沒有任何預期，語篇中並不存在其他的對比項，對比性無從談起。而說話人B使用分裂句的目的在於對這個唱歌的人的身份作出判斷。

(19) A: 我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誰在唱歌呀？

B: 哦，是約翰在唱歌。

Kenesei (2006)等研究指出，焦點的本質在於進行識別。以此為基礎，我們認為，「是」字句作為一類特殊的焦點結構，其核心語義在於進行唯一性識別<sup>13</sup>。眾所周知，「是」字句不可以憑空出現，而我們認為它可以使用的先決條件是候選項集中有且只有一個為真的候選項，而「是」字句通過斷言的形式對這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進行識別。窮盡性和對比性語義則是「是」字句在表達唯一性識別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

#### 4.1.2 「是」的語義推導

具體來看，根據Rooth (1985; 1992)等對焦點結構的選項語義學研究，焦點成分在解讀時會涉及兩類語義值，分別為焦點成分的普通語義值(ordinary semantic value,  $[\varphi]^0$ )和焦點語義值(focus semantic value,  $[\varphi]^f$ )，即焦點的候選項集合。以(20)為例，當焦點在「Bill」時，該句的焦點語義值為一個包含其普通語義值「John introduced Bill to Sue」在內的集合，集合中所有成員符合在當前語境中被John介紹給Sue的語義關係，即(20a)。而根據Link (1983)、Landman (1991)等， $D_e$ 可以包括個體元素(atom)及其複數(sum)兩種，複數通過個體元素的加和運算得到(sum operator,  $\oplus$ )。因此，假設當前語境裡有Bill和Sue兩人，則可以得到(20b)。該句的候選項集合由三個候選項構成，分別為個體元素「John introduced Bill to Sue」、「John introduced Mary to Sue」以及複數元素「John introduced Bill and Mary to Sue」。

---

(Byram-Washburn et al. 2014等)。對於「是」字句窮盡性和對比性的來源、屬性、關係等問題，我們將在4.1.3節討論。

13. 這裡的唯一性指「是」字句預設唯一性，其要求預窮盡化後的候選項結合中有且只有一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而識別則是指「是」字句的斷言具有識別性，即在斷言時將這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識別為其自身所表達的命題(prejacent)。

(20) John only introduced  $[Bill]_F$  to Sue.

- a.  $\llbracket \text{John only introduced } [Bill]_F \text{ to Sue.} \rrbracket^f = \{\text{introduce}(j,y,s) \mid y \in D_e\}$
- b.  $\{\text{John introduced Bill to Sue, John introduced Mary to Sue, John introduced Bill and Mary to Sue}\}$

回到「是」字句的語義，我們認為，「是」字句預設其焦點的候選項集合裡有且只有一個候選項為真。以(21)為例，「是」字句預設「約翰把比爾介紹給了蘇」、「約翰把瑪麗介紹給了蘇」以及「約翰把比爾和瑪麗介紹給了蘇」三項中有且只有一個為真。而「是」在斷言層面將這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進行識別為其自身命題(*prejacent*)，即「約翰把比爾介紹給了蘇」。我們因此可以得到「約翰把瑪麗介紹給了蘇」以及「約翰把比爾和瑪麗介紹給了蘇」為假。

(21) a. 約翰是把 $[比爾]_F$ 介紹給了蘇。

- b. 候選項集合{約翰把比爾介紹給了蘇，約翰把瑪麗介紹給了蘇，約翰把比爾和瑪麗介紹給了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當這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為「約翰把比爾和瑪麗介紹給了蘇」時，會出現一個問題，即「約翰把比爾介紹給了蘇」、「約翰把瑪麗介紹給了蘇」兩個候選項也同時為真，因為根據複數的語義，在當前語境中，複數命題會蘊含(*entail*)其單數命題(Link 1983; Coppock & Beaver 2014; Liu 2017)。這會進一步導致「是」字句的預設失敗。為了避免這一問題，我們需要一個隱性的 $O$ 算子對「是」的候選項集合進行預窮盡化的操作(*pre-exhaustification*，詳見Chierchia 2013)。 $O$ 算子則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隱性的*only*。正如「只有約翰和瑪麗遲到了」不會蘊含「只有約翰遲到了」或者「只有瑪麗遲到了」， $O$ 算子對焦點的候選項集合進行預窮盡化的處理，相當於給每一個候選項加上了隱性的「只有」，這樣便避免了涉及複數時，「是」會發生預設失敗<sup>14</sup>。

(22)為「是」字句語義的邏輯表達。其中，*Alt*為一個函數，其定義域為命題的普通語義值，值域則為該命題的焦點語義值，即該命題的

14.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預窮盡化作用於「是」字句的候選項集合，通過隱性的 $O$ 算子實現，預窮盡化本身並不直接得到「是」字句的窮盡性。

焦點候選項集合。而 $EXH-Alt$ 則指謂「是」字句預窮盡化之後的候選項集合，承前所述，其目的在於保證各個候選項之間不存在蘊含關係。

- (22) a.  $\llbracket SHI(p) \rrbracket : \lambda w: \exists! q [q \in EXH-Alt(p) \wedge q(w)]. p(w)$   
 b.  $EXH-Alt(p) = \{O(p')(Alt(p)) : p' \in Alt(p)\}$   
 c.  $O(\phi) = \lambda w [\phi(w) = 1 \wedge \forall q [q \in Alt(\phi) \wedge q(w) = 1 \rightarrow \phi \subseteq q]]$

下面以(23)為例簡要說明「是」字句語義的推導。

- (23) 是小高遲到了。

預設：有且只有一個（預窮盡後的）候選項為真。

斷言：小高遲到了為真。

- i. 候選項集合( $Alt$ ): {小高遲到了，小胖遲到了，小高和小胖遲到了}
- ii. 預窮盡化後的候選項集合( $Exh-Alt$ ): {只有小高遲到了，只有小胖遲到了，只有小高和小胖遲到了}
- iii. 窮盡性: {只有小高遲到了，只有小胖遲到子，只有小高和小胖遲到子}
- iv. 對比性: {只有小高遲到了，只有小胖遲到子}

其中，(i)為「是」字句的候選項集合。根據Rooth (1985; 1992)，焦點會觸發候選項集合。同時，根據Link (1983)等對於複數語義的運算，如果假設當前語境有小高和小胖兩個人，則候選項集合為{小高遲到了，小胖遲到了，小高和小胖遲到了}。

(ii)對候選項集合進行預窮盡化的操作。 $O$ 算子作用於「是」字句的焦點候選項集合，得到預窮盡化後的候選項集合{ $O$ 小高遲到了， $O$ 小胖遲到了， $O$ 小高和小胖遲到了}。這裡，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將 $O$ 算子實現為漢語中的「只有」。這一步驟的作用在於保證各候選項之間是互斥的。

(iii)為「是」字句的窮盡性。「是」字句預設預窮盡化後的候選項集合中，有且只有一個為真的候選項<sup>15</sup>，同時斷言「是」字句的自身命題(*prejacent*)為真。結合這兩部分的信息可知，集合中其他候選項均為假，由此我們得到了「是」字句的窮盡性「只有小高遲到了，其他人都沒有遲到」。而對於窮盡性的屬性，我們認為它實際上是一種通

---

15.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已有文獻普遍認為，分裂句具有存在性預設，即至少存在一個為真的候選項。而正文例(22)的語義要求「是」預設存在且唯一，實際上蘊含了已有文獻討論的存在性預設。

過預設和斷言得來的語義推理。當我們知道只有一個人遲到了且這個人是小高的時候，我們自然可以做出推理，除了小高，其他人沒有遲到。對於這一點，我們將在4.1.3小節進行補充論述。

(iv)為「是」字句的對比性。根據Repp (2016)，對比性實現的前提條件是語篇中至少有一個顯著(salient)的候選項（詳見本文腳註11）。這種顯著性特徵對應Rooth (1992)中的 $\sim C$ 算子，可以進一步對候選項集合進行限制，將候選項集合縮減至焦點命題本身和焦點的一個顯著對比項，如{小高遲到了，小胖遲到了}。此時，「是」字句依舊預設該集合中有且只有一個候選項為真，而斷言小高遲到了為真。通過推理，我們可以得到對比性，不是小胖遲到了。就對比性和窮盡性的關係而言，對比性實際上是窮盡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即窮盡性在特定語境下的特殊實現。具體而言，根據這一分析，「是」字句（肯定句）總是具有窮盡性，因為「是」字句總是具有候選項集合，而它的語義要求對這個候選項集合進行唯一性識別。但「是」字句並不總是具有對比性，因為對比性來自於語篇對候選項集合的進一步作用，需要有意義的顯著的對比項。

#### 4.1.3 窮盡性的屬性

3.2節已經論述過「是」字句以及分裂句語義分析中的一個難點在於其窮盡性的屬性問題，即窮盡性究竟屬於分裂句的預設、斷言還是會話隱含層面。一方面，一系列實證性研究已經表明，母語者對分裂句窮盡性的感知與預設最為相似（Liu & Yang 2017等），但另一方面，分裂句的窮盡性又無法通過典型的預設性成分可以通過的投射語境(projective contexts)檢測。具體而言，根據Karttunen (1973)、Karttunen & Peters (1979)等研究，否定、情態和條件句前件為預設的通道，在這些語境下預設不會被取消。(18)已經證明了窮盡性無法存活於「是」字句的否定形式。而由(24)可見，在情態語境以及條件句前件裡，「是」字句的窮盡性似乎也很難直接投射。我們很難根據直觀的語感來判斷例(24)的兩句是否依舊表達窮盡性「除了小高其他人沒有遲到」。

- (24) a. 可能是小高遲到了。 (情態語境)  
 b. 如果是小高遲到了，老板一定會很生氣。 (條件句前件)

而將「是」字句的核心語義處理為唯一性識別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是」字句窮盡性在投射語境下的這些表現。先看否定句，否定的「是」字句依舊預設存在唯一一個為真的候選項，斷言則可以幫助我們排除了小高遲到了的候選項，然而，如例(25)所示，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信息進一步推斷小胖和小明是否遲到，因此也就無法實現全句的窮盡性解讀。情態語境以及條件句語境也是同理，由於「是」字句的斷言本身無法確定在當前世界裡「小高遲到了」是否為真，我們也無法以此為依託，進一步推理其他人是否遲到。

(25) 並非是小高遲到了。

預設：有且只有一個候選項遲到了。

斷言：小高沒有遲到。

窮盡性： $\{\emptyset$ 小高遲到了， $\emptyset$ 小胖遲到了， $\emptyset$ 小明遲到了， $\emptyset$ 小高和小胖遲到了， $\emptyset$ 小明和小胖遲到了， $\emptyset$ 小明和小高遲到了， $\emptyset$ 小高、小胖和小明遲到了 $\}$

需要注意的是，「是」字句預設存在唯一為真的候選項，而非直接預設窮盡性。當我們沒有足夠的信息對這個候選項做出識別的時候，便得不到窮盡性的解讀。「是」字句窮盡性的實質是基於斷言和預設而得到的語義推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分裂句的窮盡性總能體現出一些不同於典型的斷言、預設和會話隱含和規約隱含的語義語用表現。

## 4.2 「是」字句語義的一致性

需要指出的是，唯一性識別不但可以解釋位於句首以名詞為焦點的「是」字句的語義，也可以對句中「是」字句以及「是」字句的幾類相關結構，如斷言命題句、真值焦點句等進行統一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些結構的語義內核相同，即進行唯一性識別，而解讀上的差異來自於焦點候選項的區別。

具體來看，例(26)為句中「是」字句，焦點為VP「生病了」。而結合上下文，這句話可能出現的語境則是作為「張三為什麼沒有來上課」這一問題的答句。由此可以得到焦點的候選項集合{張三生病了，張三起晚了，張三有事.....}<sup>16</sup>。根據「是」字句的預設，我們得知候選項集合裡存在唯一一個正確的候選項，而斷言進一步明確「張三生病了」為真，進而我們可以推斷出張三沒來上課不是因為別的原

16. 這裡，我們不討論張三因為生病所以起晚了的情況，即「張三生病了」蘊含「張三起晚了」。



因，即該句的窮盡性。句中「是」字句並非沒有窮盡性解讀，只是在沒有語境的情況下，有時其候選項集合不好激活。

(26) 張三是[生病了]<sub>F</sub>，所以沒來上課。

窮盡性：{ $O$ 張三生病了所以沒來上課， $\theta$ 張三起晚子所以沒來上課， $\theta$ 張三有事所以沒來上課.....}

例(27)為所謂的斷言命題句(propositional assertion，參見 Paul & Whitman 2008)。其中，「是」不標記窄焦點而表達對整個命題的確定，即所謂的表達肯定語氣。我們認為，斷言命題句並不是獨立的一類句型，其核心語義與標記窄焦點的「是」字句相同，即進行唯一性識別。兩者的區別則在於這裡焦點的候選項為整個命題。根據預設，候選項中其他的命題都不正確，只有焦點命題為真，這便形成了說話人對命題的確定或者說話人的肯定語氣。這一分析同樣也適用於標記全句寬焦點的句首「是」字句。可見，所謂的句首、句中「是」字句，區別只在於「是」出現的不同句法位置，兩者的核心語義相同。

(27) 張三是跟你開玩笑的。

窮盡性：{ $O$ 張三跟你開玩笑， $\theta$ 張三認真的， $\theta$ 張三故意的.....}

例(28)則為真值焦點句(verum focus)，焦點在「是」本身。此時，對應的焦點候選項集合為{張三遲到了，張三沒有遲到}，即該句真值的兩個可能，而「是」字句的語義幫助我們排除「張三沒有遲到」，從而實現了強調「張三遲到了」為真的目的。

(28) A：張三是不是遲到了？

B：張三[是]<sub>F</sub>遲到了。

窮盡性：{ $O$ 張三遲到了， $\theta$ 張三沒有遲到}

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句型則是準分裂句。Liu & Yang (2017)的實證性研究發現，句首「是」字句和準分裂句在窮盡性的表達方面完全一致。然而，即使如此，由例(29)和例(30)可見，兩類結構並不完全對等。(29)表明，句首「是」字句可以標記寬焦點，而準分裂句只能標記名詞性的窄焦點。(30)則進一步說明，當標記窄焦點時，「是」字句的焦點只能是「我兒子」，而準分裂句的焦點卻可以是「是」字之前的定指性關係從句「在畫畫的」。(30)的語境已經明確「我兒子」是話題信息，而小高的話的目的是幫助聽話人對「我兒子」這一話題信息的指

謂進行識別。(30a)的焦點可以為「在畫畫的」，因此與之對應的焦點候選項可以是「在玩積木的」、「在看書的」等等。聽話人可以通過排除這些候選項識別出小高的兒子。而(30b)的「是」字句則不然。

「是」字句的焦點只能是「我兒子」，因此其焦點的候選項為「李四的兒子」、「張三的女兒」等等，而得到的窮盡性語義則是「其他的小朋友沒有在畫畫」，與語境要求的信息不符合。

- (29) a. A: 我聽見一聲巨響，外面怎麼了？  
           B: 別擔心，是李四打碎了玻璃。 (「是」字句)
- b. A: 我聽見一聲巨響，外面怎麼了？  
           B: 別擔心，#打碎了花瓶的是李四。 (準分裂句)
- (30) 情境：我陪我的同事小高去幼兒園接她的兒子。之前我從沒有見過她兒子。我們倆站在班級門口，小高指著一個在畫畫的小男孩跟我說：
- a. 你看，在畫畫的是我兒子。 (準分裂句)
- b. #你看，是我兒子在畫畫。 (「是」字句)

由此可見，「是」字句和準分裂句的核心語義相同，都表達唯一性識別，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信息結構上。究其根源，兩類結構中「是」的屬性不同，唯一性識別的來源也不相同。準分裂句中，「是」為系動詞，連接兩個定指性名詞成分。唯一性識別來自於「是」之前的定指性關係從句的唯一性的預設。如例(31a)中，「遲到的」為「遲到的人」的省略形式，這一結構本身預設當前語境中存在唯一一個遲到的人(Hawkins 1991 等)。「是」則指謂標準的系動詞語義——等同關係。當語境中唯一一個遲到的人等於小高時，我們便可以得到窮盡性「其他人沒有遲到」。準分裂句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系動詞句，與(31b)中的表示等同關係的系動詞句本質相同。兩句中，「是」替換成同樣是系動詞的「為」語義依舊通順。準分裂句不可以標記全句寬焦點則可能是由系動詞句法位置的限制造成的。系動詞句法上處於TP層內，標記全句為焦點則需要其處於更高的位置，如CP層內。而準分裂句允許「是」前的成分為焦點，如例(30a)，是因為「是」在這一句型裡並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標記焦點的功能<sup>17</sup>。

17. 我們認為準分裂句中焦點多為「是」字後的成分可能由於句法移位以及漢語默認句末焦點(end focus，參見Xu 2004的討論)等與分裂句無關的屬性造成。

- (31) a. 遲到的是小高。  
b. 《雷雨》的作者是曹禺。

而「是」字句中，「是」為助動詞，因此較系動詞而言可以占據更高的句法位置，可以標記全句的寬焦點。「是」的主要功能是標記識別性焦點，因此信息結構相對固定。而「是」的核心語義則依舊為系動詞的核心語義，即指謂等同關係。唯一性預設來自於「是」字句結構本身。「是」字句的窮盡性來自於預設和「是」等同語義的加和。

#### 4.3 「是」、「是……的」和「的」字句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認為，上文提出的對於「是」字句語義的分析同樣適用於「是……的」和省略了「是」的「的」字句。換言之，「是……的」句和「的」字句的核心語義也是進行唯一性識別。

正如很多研究已經提到的，「是……的」句具有很多「是」字句不具有的句法語義限制，主要集中在(i)部分「的」對於全句有時體上完成(perfectiveness)的限制，如(32)。(ii)部分「的」字句允准[V的O]到[V的O]的轉換，如(33)。

- (32) a. 小高是昨天住院的。  
b. \*小高是明天住院的。
- (33) a. 小高是去年去北京的。  
b. 小高是去年去的北京。

然而，需要注意幾點，(i)上述限制來自於句尾「的」的語義貢獻而與分裂結構的語義無關。從跨語言的角度來看，分裂句的意義主要由存在性預設、識別性斷言、窮盡性、對比性幾項組成。「是……的」句時體限制以及[V的O]和[V的O]的轉換是漢語內部因語言而異(language specific)的特性，並不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

(ii)對於「的」的語義，我們採用劉瑩、程工(2021)的觀點。其認為「是……的」和「的」字句中，「的」按照句中焦點的類型可以分為兩類。窄焦點句（即以句中某一成分為焦點）「的」標記時體上的完成，如例(34a)，而寬焦點句（即以整個命題或命題的真值為焦點）「的」表達肯定語氣，如例(34b)。檢驗寬窄焦點的方法是看其對

應的問句。寬焦點句只能對應是非問，而窄焦點句只能對應特指問。只有窄焦點句中標記時體上完成的「的」允許[VO的]和[V的O]的轉換，寬焦點句中的語氣詞「的」需要以全句為轄域，因此只能允許[VO的]，不允許[V的O]。

(34) a. 小高是會愛你一輩子的。

(寬焦點句，對應問題：小高會愛我一輩子嗎？)

b. 小高是[小心翼翼地]<sub>F</sub>完成比賽的。

(窄焦點句，對應問題：小高是怎樣完成比賽的？)

(iii)就「是」字句和「是.....的」句的關係而言，如果僅從語義的角度考慮，「是.....的」句可以被視為「是」字句的一種特例，即由「是」的語義和「的」的語義組合而成。而就「是.....的」句和「的」字句的關係而言，我們認為「的」字句實際上包含兩類，一類和「是.....的」以及分裂結構並無關聯，如例(35)中，「的」字句並不能被「是.....的」句替換。另一類則為「是.....的」句省略了「是」。由2.2小節的討論以及實驗一、實驗二的結果可見，「是.....的」句中，焦點由「是」標記，「的」既不決定焦點的標記也不決定「是.....的」的窮盡性解讀。當語境足夠清晰，焦點在沒有「是」的情況下足夠明確，「是」的省略不會造成焦點解讀的歧義時，「是.....的」句中「是」省略，進而得到了「的」字句。

(35) A: 小高昨天上班了嗎？

B: a. 小高昨天上班了的。

b. ??小高昨天是上班了的。

當然，上述論述只是從三類句型語義關係的角度展開的。而其句法結構上的異同有待進一步研究。

## 5. 總論

本文通過兩項實證性的研究，證明了：首先，不同於Paul & Whitman (2008)，Cheng (2008)等大量既有研究的分析，位於句中的「是」字句和「是.....的」句均具有窮盡性。其次，「是」字句和「是.....的」句

在分裂句相關屬性上，如兩類結構的焦點標記方式、窮盡性解讀等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區別。兩類結構的默認焦點都為「是」的毗鄰成分，但在特定條件下（如給定的語境、重讀等）也允准非毗鄰成分做焦點。而兩類結構都表達窮盡性，且母語者對兩類結構的窮盡性感知相同。這為對句首和句中「是」字句以及「是」字句和「是……的」句進行統一分析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些發現也為文獻中紛繁的討論提供了實證支持。

基於上述實證研究，我們提出，「是」字句的核心語義在於進行唯一性識別。「是」預設其（預窮盡化之後的）候選項集合中存在一個唯一為真的候選項，同時斷言其自身命題為真。窮盡性實際上來自於人們基於「是」的斷言和預設得到的語義推理，而對比性則來自於語境對候選項集合的進一步限制。

這一分析不但可以解釋處理多類「是」字句在肯定、否定語境，以單數、複數成分為焦點時的語義，也可以對「是」字句的幾類相關結構，如「是……的」、準分類句、斷言命題句、真值焦點句等進行統一性分析和處理。對於這些相關結構而言，它們的核心語義與「是」字句相同，即進行唯一性識別，而解讀上的差異則來自於不同類型的焦點激發的候選項集合的差異。表5簡要概括了「是」字句和幾類相關結構焦點類型和語義上的異同。細分出不同類型的「是」字句有助於更精確的語言事實描寫，而找出其中共同的語義內核則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系統化的理解漢語分裂句系統。

表 5. 「是」字句及幾類相關結構對比

	句型	焦點類型	主要語義	內核語義
分裂式 「是」字句／ 「是……的」句 （「是」為助動詞）	句首「是」字句	名詞窄焦點 全句寬焦點	分裂句語義 強調命題為真	
	句中「是」字句	動詞短語、附加語短語	分裂句語義	唯一性
	斷言命題句	全句命題	強調命題為真	識別
	真值焦點句	「是」／「不是」	強調命題真值	
	準分裂句	定指性名詞短語	分裂句語義	
系動詞句	謂詞性系動詞句	／	語義為空	／
	識別性系動詞句	／	等同關係	／

此外，本文還存在一些遺留問題，如上述幾類結構在句法上有何異同？「是……的」句的語義如何組合得來？「是」字句的焦點標記方式

和典型的焦點關聯句如「只有」在實證視野下有何異同？我們也期待能對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理論與實踐檢驗。

## 謝辭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現代漢語排他性表達及其多義性的系統研究」(21CYY030)的階段性成果。

## 參考文獻

- Büring, Daniel & Križ, Manuel. 2013. It's that, and that's it! Exhaustivity and homogeneity presuppositions in clefts (and definit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6. 1–29. <https://doi.org/10.3765/sp.6.6>
- Byram-Washburn, Mary & Kaiser, Elsi & Zubizarreta, Maria Luisa. 2014. The English it-cleft: No need to get exhaus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Questions in Discourse Conference, Göttingen, 18–20 September 2014.)
- Cheng, Lisa Lai-Shen. 2008. Deconstructing the *shì...de* construction.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235–266. <https://doi.org/10.1515/TLIR.2008.007>
- Chierchia, Gennaro. 2013. *Logic in grammar: Polarity, free choice, and interven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97977.001.0001>
- Coppock, Elizabeth & Beaver, David. 2014. Principles of the exclusive muddle. *Journal of Semantics* 31(3). 371–432. <https://doi.org/10.1093/jos/fft007>
- Destruel, Emilie & Devesaugh-Geiss, Joseph. 2018.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exhaustivity: Evidence of variation in English and French clef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38. 1–16.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8.09.009>
- Destruel, Emilie & Beaver, David & Coppock, Elizabeth. 2018. Clefts: Quite the contrary!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21(1). 335–346.
- Devesaugh-Geiss, Joseph & Zimmermann, Malte & Onea, Edgar & Boell, Anna-Christina. 2015. Contradicting (not-)at-issueness in exclusives and clef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D'Antonio, Sarah & Moroney, Mary & Little, Carol Rose (eds.), *Proceedings of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25 (SALT 25)*, 373–39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3765/salt.v25io.3054>
- Drenhaus, Heiner & Zimmermann, Malte & Vasishth, Shravan. 2011. Exhaustiveness effects in clefts are not truth-functional.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24(3). 320–337. <https://doi.org/10.1016/j.jneuroling.2010.10.004>
- É. Kiss, Katalin. 1998. Identificational focus versus information focus. *Language* 74(2). 245–273. <https://doi.org/10.1353/lan.1998.0211>
-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5. In defense of Closeness: focus-sensitive adverb placement in Vietnam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Montréal: McGill University. (Manuscript.)

- Hawkins, John. A. 1991. On (in)definite articles: Implicatures and (un)grammaticality predic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2). 405–442.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0012731>
- Hedberg, Nancy. 2000. The referential status of clefts. *Language* 76(4). 891–920. <https://doi.org/10.2307/417203>
- Heim, Irene & Kratzer, Angelika.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Malden: Blackwell.
- Hole, Daniel. 2011. The deconstruction of *shì...de* clefts revisited. *Lingua* 121(11). 1707–1733.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1.07.004>
- Horn, Laurence R. 1981. Exhaustiveness and the semantics of clefts. In Burke, Victoria & Pustejovsky, James (eds.), *NELS 11: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125–142. Amherst: GLSA.
- Horn, Laurence. 2016.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 landscape of (non-)at-issue meaning. In Féry, Caroline & Ishihara, Shinichir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108–12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Yu-Yin. 2019. Associations between focus constructions and levels of exhaustivit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PLOS ONE* 14(10). e02235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3502>
- Huang, C.-T. James (黃正德). 1988. Shuo shi he you 說「是」和「有」.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1). 43–64.
- Karttunen, Lauri. 1973. Presuppositions of compound sentences. *Linguistic Inquiry* 4(2). 169–193.
- Karttunen, Lauri & Peters, Stanley. 1979.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In Oh, Choon-Kyu & Dinneen, David A.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1: Presupposition*, 1–5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enesei, István. 2006. Focus as identification. In Molnár, Valéria & Winkler, Susanne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focus*, 137–16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rifka, Manfred. 2008. Basic notions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 55(3–4). 243–276. <https://doi.org/10.1556/ALing.55.2008.3-4.2>
- Križ, Manuel & Chemla, Emmanuel. 2015. Two methods to find truth-value gap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projection problem of homogeneity.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3(3). 205–248. <https://doi.org/10.1007/s11050-015-9114-z>
- Lambrecht, Knud. 2001.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eft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s* 39(3). 463–516. <https://doi.org/10.1515/ling.2001.021>
- Landman, Fred. 1991. *Structures for semantics*. Dordrecht: Springer Dordrecht.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1-3212-1>
- Lee, Hui-Chi. 2005. *On Chinese focus and cleft construction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n, Jo-wang (林若望). 2016. De-construction, modality and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的」字結構、模態與違實推理.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6(2). 131–151.
- Link, Godehard. 1983.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plurals and mass terms: A lattice-theoretic approach. In Bäuerle, Rainer & Schwarze, Christoph & von Stechow, Arnim (eds.), *Meaning,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302–323. Berli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52820.302>

- Liu, Mingming. 2017. Varieties of alternatives: Mandarin focus particl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0(1). 61–95. <https://doi.org/10.1007/s10988-016-9199-y>
- Liu, Ying & Yang, Yu'an. 2017. To exhaust, or not to exhaus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Mandarin *shi*-clefts. In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ed.), *Proceedings of GLOW in Asia XI*, vol. 2 (MITWPL 85), 103–117. Cambridge: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Paul, Waltraud & Whitman, Joh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413–451. <https://doi.org/10.1515/TLIR.2008.012>
- Percus, Orin. 1997. Prying open the cleft. In Kusumoto, Kiyomi (eds.), *NELS 27: Proceedings of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27*, 337–351. Amherst: GLSA.
- Repp, Sophie. 2016. Contrast: Dissecting an elusive information-structural notion and its role in grammar. In Féry, Caroline & Ishihara, Shinichiro (eds.),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270–2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oth, Mats.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Doctoral dissertation.)
- Rooth, Mats.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 75–116. <https://doi.org/10.1007/BF02342617>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8. Moving what? On emotional movement in *Ta shi qunian sheng de haizi* 「移位」還是「移情」？——析「他是去年生的孩子」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8(5). 387–395.
- Shyu, Shu-ing. 2017. *Shi ... (de)* sentences. In Sybesma, Rint & Behr, Wolfgang & Gu, Yueguo & Handel, Zev & Huang, C.-T. James & Myers, James (eds.),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4, 40–46. Leiden: Brill.
- Simpson, Andrew & Wu, Zoe Xiu-Zhi. 2002. From D to T – Determiner incorpor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en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1(2). 169–209. <https://doi.org/10.1023/A:1014934915836>
- Teng, Shou-hsin. 1979. Remarks on the cleft sentenc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 101–114.
- Dan Velleman, & Beaver, David & Destruel, Emilie & Bumford, Dylan & Onea, Edgar & Coppock, Elizabeth. 2012. *It*-clefts are IT (inquiry terminating) constructions. In Chereches, Anca (ed.),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Conference (SALT 22)*, 441–46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3765/salt.v22io.2640>
- Wan, Quan (完權). 2013. *De* in state-of-affairs sentences 事態句中的「的」.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3(1). 51–61.
- Xu, Liejong. 2004. Manifestation of informational focus. *Lingua* 114(3). 277–299. [https://doi.org/10.1016/S0024-3841\(03\)00031-7](https://doi.org/10.1016/S0024-3841(03)00031-7)
- Yue-Hashimoto, Anne. 1969. The verb “to be” in modern Chinese. In Verhaar, John W.M. (ed.), *The verb “be” and its synonyms: Part 4* (Foundation of Language Supplementary Series 9), 72–111.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1-9804-2\\_2](https://doi.org/10.1007/978-94-011-9804-2_2)
- Yuan, Yulin (袁毓林). 2003.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de* in the sentence final position: From a viewpoint of the modern focus theory 從焦點理論看句尾「的」的句法語義功能.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03(1). 3–16.



- Zimmermann, Malte & Onea, Edgar. 2011. Focus marking and focus interpretation. *Lingua* 121(11). 1651–1670.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1.06.002>
- Zimmermann, Malte & De Veaugh-Geiss, Joseph & Tönnis, Swantje & Onea, Edgar. 2020. (Non-)exhaustivity in focus partitioning across languages. In Hegedűs, Veronika & Vogel, Irene (eds.), *Approaches to Hungarian volume 16: Papers from the 2017 Budapest Conference*, 207–23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atoh.16.10zim>

## The semantics of Mandarin *shi*-clefts revisited

Based on two experiments investigating the focus assignment patterns and the exhaustivity interpretation of bare *shi* and *shi...de* clef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semantics of Mandarin *shi* clefts and some of their related structures. It is argued that (i) contra Paul & Whitman (2008), Cheng (2008), and many previous studies, sentence-initial and sentence-medial *shi* and *shi...de* share the same focus assignment pattern and face the same exhaustivity condit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nalyzed on a par; (ii) the core semantics of *shi*-clefts is to realize the unique identification. More specifically, it presupposes that there is one and only one alternative that is true in the pre-exhaustified alternative set while asserting its preadjacent to be true. Exhaustivity should be viewed as a kind of semantic inference derived from the presupposition and assertion contents together while contrastivity further calls for a contextually salient alternative *q*; and (iii) *shi* clefts and their related structures, for example propositional assertion patterns, verum focus sentences, etc., share the same core semantics.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their alternative sets. The paper offers not only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relevant data but also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system of Mandarin clefts.

**Keywords:** clefts, bare *shi*, *shi...de*, unique identification

### *Authors' addresses*

Gong Ch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866 Yuhangtang Road  
Hangzhou 310058  
China  
[chenggong@zju.edu.cn](mailto:chenggong@zju.edu.cn)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4 May 2020

Date accepted: 21 May 2021